



最樂編卷之二

魏塘廓園魏大中孔時正

鴛湖門人高昴光明叔輯

惇親

君容而斷臣恪而忠父嚴而慈子孝而敬兄愛

而訓弟恭而勞夫和睦而莊婦守正而順

省心

要語

自古人倫賢否相雜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

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一家之中惟此患者恒多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誠甚可惡然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

由醇錄

羅仲素云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了翁聞而善之曰惟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之不忠子之不孝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爾

續自

警言編

羅仲素云子弑父臣弑君只是見君父有不是處耳若一味見人不是則兄弟朋友妻子以及于童僕鷄犬到處可憎終日落火坑中如何得出頭地故云每事自反真一帖清涼散也

長者言

世傳聽讒詩云讒言謹莫聽聽之禍殃結君聽臣當誅父聽子當決夫妻聽之離兄弟聽之

別朋友聽之疎骨肉聽之絕堂堂七尺軀莫
聽三寸舌舌上有龍泉殺人不見血詞意明
切惇倫君子所當玩也

續自警編

侍郎梅溪王公見人禮塔呼而告之曰汝有在
家佛何不供養宋大本圓照禪師見人有飯
僧者必告之曰汝先養父母次辦官租如欲
供僧以有餘及之徒衆在此豈無望檀那之
施湏先爲其大者蓋古人透徹佛事故能爲

此不作佛事語乃知通佛法未有不通世法
犯王法未有不犯佛法

讀書鏡

子路見孔子曰昔者由也事二親時常食藜藿
之食爲親負米百里外親歿之後南遊於楚
從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裯而坐列鼎而食
雖欲食藜藿爲親負米可復得乎子曰由也
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紀古類苑

韓伯俞少有過其母笞之泣母問曰他日笞之

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昔俞得罪笞嘗痛今
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也

孝順事實

庾黔婁字子正新野人徙居江陵性至孝未嘗
失色於人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
疾婁忽心驚舉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
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吉凶但
嘗糞甜苦時易患痢婁輒取嘗味覺甜滑心
愈驚憂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

古今孝行

支漸資州資陽人事父母至孝年七十持母喪
負土成墳廬於墓側蓬首垢面三時號泣哀
毀瘠甚有白兔白狸馴繞其傍白雀白鳥日
集墓木迴翔悲鳴若助哀者鄉人句文鼎自
娶婦後與父離居覩漸孝行深自悔責號慟
而歸孝養盡志鄉閭觀感而化者甚衆

孝順事實

閔損字子騫孔子弟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
子母惡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花絮父

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靴父察知之欲遣後妻損啟父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母亦感悔遂成慈母

金壁故事

仇覽爲陽遂亭長陳元凶惡不孝母詣覽告元覽呼元誚責以子道與一卷孝經使讀元深改悔到母床下謝罪曰元少孤爲母嬌諺曰孤犢觸乳嬌子罵母乞今自改母子更相向泣元遂學孝道成進士

德慧錄

五刑之屬三千罪莫大于不孝然世有不孝之子而未嘗受不孝之刑者只因父母之心本于慈愛子孫悖慢不欲聞之官司爾富貴者恐貽羞門戶貧賤者亦望其反哺而曲加含忍容隱故不孝者或免于刑然父母吞聲飲恨之際不覺怨氣所感是以世之不孝者或斃于雷或死于疫或後世必至衰微蓋王法可幸免天刑終不可逃人可不惕然省乎

胡師

蘇

司馬溫公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施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已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自警言編

爲子者當先意承顏諭父母于道不幸而父母有過又當從容諫諍必至于無過之地而後已苟視親有過而不諫與用言相激而不恤大非孝也

敎家要畧

父母于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矜恤飲食衣服之類或有所私厚子之富者如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生怨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

母必移此心于我矣

袁氏世範

顏氏家訓曰人之愛子多不能均自古及今弊也久矣不知賢俊者固可賞愛頑魯者亦當矜憐有偏寵者雖欲以厚之實所以禍之共叔之死母實爲之趙王之戮父實使之劉表之傾宗覆族袁紹之地裂兵亡可爲靈龜明

鑑也

古今藥石

世之善爲人子者常善爲人父不能孝其親者

常能虐其子此無他賢者能自反則無往而不善不賢者不能自反故爲人子則多怨爲人父則多暴

規家日益編

戒淹女歌云虎狼性至惡猶知有父子人爲萬物靈柰何不如彼生男與生女懷抱一而已生男旣收養生女胡不舉我聞殺女時其苦狀難比胞血尚淋漓有口不能語咿嚶盆水中良久乃得死吁嗟父母心殘忍一至此我

因勸我民毋爲殺其女荆釵與布裙未必能
貧汝隨分而嫁娶男女俱得所此歌散民間

萬民當記取

勸善錄

勸育女歌云有男必有女由來天地心養男須
養女總是骨肉親堪嘆世情慘得女偏生嗔
相看如糞土拋棄在河濱有緣投母腹含恨
付陰君餒鬼號新月孤魂悵白蘋一家溺一
女纍骨成丘林一日溺一女積怨干天文逆

氣招災稜餘殃及子孫問君何獨忍只爲女
難婚粧奩尚華麗服色貴鮮新揭債苦不足
變產尤難禁我有救俗方豐儉各隨人富者
贈珠玉貧者贈荆簪保全真性命勝與倘來
金結婚須結義切莫貪豪門豪門競奢侈恃
富多欺貧古來重賢德財物莫爭論爭財似
夷虜親戚如讐人收得親生女嫁與本鄉人
疾病好周恤甥舅多慇懃本鄉慣溺女販婦

輕爲婚嗟彼東西婦飛絮飄紅塵丈夫重綱
常合卺羞同尊願言生女家愛惜常如珍君
不見曹娥救父垂芳名又不見緹縈上書排
閹雲合環終有報結草豈無心虎狼猶異類
父子尚知恩矧伊戴面殘忍真非仁一家
育一女萬戶生陽春一日育一女百年孳雲
初太和盈宇宙淑氣滿乾坤勸君持善念五
福集慈門

續見聞紀訓

兄弟同受形于父母雖生有先後其初只是一
人之身所謂骨肉至親也人惟不明此理故
悖逆天性生雖同胞情猶胡越居雖同室迹
若路人不知薄兄弟卽是薄我父母矣可嘆

可嘆

胡師蘇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于兄弟則相視如仇讐
往往其子仍父意遂不禮于伯叔父者殊不
知已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已之諸子卽他日

之兄弟我于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
傲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于伯叔父則不
孝于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湏以吾
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于已湏以其
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世範

父之兄弟謂之伯叔父其妻謂之伯叔母服制
減于父母一等蓋以其撫字教育有父母之
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

者亦以其奉承報效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相
遠故幼無父母者苟有伯叔父母則不至於
無所養老而無子孫者苟有猶子則不至於
無所歸此先王制禮立法之本意今人或不
然愛其子而不顧兄弟之子尚有因其無父
母而兼併財產百端侵害者何以責猶子之
孝故猶子亦視其伯叔父如伉儷矣

袁氏世
範

世之人設樽俎會集賓客雖日費萬錢畧不掛

意至于同胞兄弟分門析戶視若秦越或因
寸土尺地斗粟尺布爭訟不已是誠何心哉

蒙南鄉約

吐谷渾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命諸子各獻一
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利延折之
又取十九箭使折之利延不能折阿柴喻之
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衆則難摧戮力同
心社稷可固言畢而卒袁紹遣人招張綉綉

欲許之賈翊于綉座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
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士乎紹二子
譚尚俱未立紹卒二子治兵相攻王修謂譚
曰兄弟者手足也辟人將鬪而斷其右臂曰
我必勝可乎二子不從卒爲操所滅法昭禪
師偈云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古人謂
人倫有五而兄弟相處之日最長君臣遇合

朋友會萃久速固難必也父生子妻配夫其
蚤者皆以二十歲爲率惟兄弟或一二年三
四年相繼而生自竹馬遊戲以至駘背鶴髮
其相與周旋多至七八十年之久恩意浹洽
猜忌不生其樂寧有涯哉乃有不相往來不
通耗問遇于途則恥下車閱于牆則思角訟
結異姓爲弟兄迎讒夫爲上客家衆操戈野
鬼瞰室此非佛經所謂第一顛倒相者乎

讀書

鏡

人家兄弟不和多因爭財產之小利溺婦女之
私愛爾不知財產乃身外餘物婦女乃異姓
相聚終不如我兄弟至親後漢薛包好學篤
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
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田廬取其荒頽者曰我少時所理意所戀也
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

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隋牛弘爲吏部尚書弟弼嘗醉射殺弘駕車牛弘還宅妻迎謂曰叔射殺牛弘無所怪問惟答曰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如二人者彼于兄弟之愛豈財產婦女所能奪也

胡師蘇

王龜齡年四十七魁天下以書報其弟夢齡昌齡曰今日唱名蒙恩賜進士及第惜二親不

見痛不可言嫂及聞詩聞禮可以此示之詩禮其二子也于十數字之間上念二親而不以科名爲喜特報二弟而不以妻子爲先孝友之意溢于言外

鶴林玉露

晉太保王祥繼母朱氏御祥無道朱子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朱屢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其凶虐少止祥喪父之後漸有時譽朱深

疾之密使酖祥覽知取酒祥疑其有毒爭而不與朱遽奪反之自後朱賜祥饌覽先嘗朱計輒阻覽孝友恭恪名亞于祥仕至光祿大夫

孝友錄

王侍御復齋公嘗買妾困于妬妻公出按時幽閉一樓上餓且死妻之子毓俊甫八齡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令其徐徐自死可緩謗也母從之而俊陰以

小布袋藏麵食魚肉乘進粥時食之得不死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于張總兵家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

耳譚

江州朱原虛爲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焉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不振一日隣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中斷各淒涼吳

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虛得詩

惶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聚教之業儒後

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綠雪亭雜

言

隋蘇瓊除清河太守有百姓普明兄弟爭田積

年牽累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

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

弟心何如因而下淚諸證莫不灑泣普明兄

弟叩頭乞分更思遂還同居和好如初

灼艾集

唐李勣性友愛其姊病嘗自為煮粥火燎其鬚

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乃爾勣曰姊今年

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煮粥其可得乎

五倫書

宋弘曰糟糠之妻不下堂貧賤之交不可忘

通鑑

劉廷式既定婚越五年登第歸則此女雙瞽矣

女家曰女子已為廢人何可奉箕箒廷式竟

娶之及倅高密盲女得疾死哀哭良切東坡

時爲守慰諭曰余聞哀生于愛愛生于色子
娶盲婦愛從何生廷式曰某所亡者妻所哭
者妻而已若緣色生愛緣愛生哀色衰愛絕
於義何有今之揚袂倚市目挑心招者皆可
使爲妻乎東坡拊其背曰真丈夫也

德慧錄

唐鄭義宗妻盧氏畧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
嘗夜有盜數十人持杖鼓噪踰垣而入家人
悉奔竄惟有姑獨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

爲賊捶擊幾至于死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
懼盧氏曰人所以異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
隣里有急尚相赴救况在于姑而可委棄若
萬一危禍豈宜獨生其姑每云古人稱歲寒
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吾今乃知盧新婦之
心矣

溫公家範

宋女宗者鮑蘇妻也養姑甚謹鮑蘇去而仕于
衛三年娶外妻焉女宗之養姑愈謹因往來

者請問鮑蘇不輟賂遺外妻甚厚女宗之媼
謂女宗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媼曰鮑君
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以專一爲
貞以善從爲順貞順者婦人之所寶豈以專
夫室之愛爲善哉若抗夫室之好苟以自榮
則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妻妾十二諸侯
九大夫三士二今吾夫固士也其有二不亦
宜乎且婦人有七去而妬則爲首媼不教吾

以居室之理而反使吾爲見棄之行將安用
此遂不聽宋君聞而美之表其閭號曰女宗

溫公家範

高行梁之寡婦也其爲人榮于色而美于行夫
死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可得
梁王聞之使相聘焉高行乃援鏡持刀以割
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
重孤也王之求妾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

殆可釋矣于是相以報王王高其行遂尊其
號曰高行 女範

晉梁緯妻辛氏有美色漢劉曜陷涇陽緯自殺
曜見辛氏將欲妻之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
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
之曜曰貞女也亦聽其自殺以禮而合葬之

列女傳

魏芒卯之繼妻孟陽氏有二子前妻之子五人

皆不愛繼母遇之甚異猶不愛繼母乃令其
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甚相遠前
妻之子猶不愛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繼
母憂戚悲哀朝夕勤苦以救其罪人有謂繼
母曰子不愛母至甚也何為勤苦憂懼如此
繼母曰其父為其孤也而使妾為其繼母為
人母而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已子而偏
人子可謂義乎不慈不義何以立于世彼雖

不愛妾妾自當愛彼魏王聞之高其母乃赦其子自此五子親附繼母繼母以禮義率導八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于禮義

女範

晉秦閏夫繼室柴氏生一子與前妻子俱幼值閏夫死柴氏鞠之無二心時有惡少與張福爲仇愬其事連坐柴氏長子法當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愬曰往從惡吾次子非長子也次子曰實我之罪勿加于兄鞠之至死不易

言官反疑次子非柴氏所出問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柴氏之行爲之斷案曰婦執義而不忘其夫之命子趨死而能成其母之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乃爲之降宥其罪

女範

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過壽張幸其宅召見公藝問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取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

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
責望遂成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
矣

唐史

古人睦族非止同宗以族服考之父族母族妻
族皆是昔晏平仲敝車羸馬桓子以爲隱君
之賜晏子曰自臣之貴父族無不乘車者母
族無不足于衣食者妻族無凍餒者齊國之
士待臣舉火者二百餘人如此而爲隱君之

賜乎彰君之賜乎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
後及疎且遠者是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也晏子可謂善睦族矣今人不明此義故有
千金飾裘馬而同氣競錙銖一日食萬錢而
宗族不免于饑寒者何可勝道也此其人可
與晏子同日語哉厚於人倫者當不若此省
之省之

胡師蘇

劉漫塘每月朔日必治湯餅會族曰今日之集

非以酒食爲禮也尋常宗族不睦多起于情
意間隔今日會飲有善相告有過相規有故
相牴牾者彼此相見亦相忘于杯酒間庶乎
有補裨爾今人只以酒食爲報施之禮凡相
會時言不及義殊無古人睦族之意

劉氏族約

范文正公叅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
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
也今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待矣汝母亦已

早逝吾所恨者不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
吾宗族甚衆于吾雖有親疎然自吾祖宗視
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
親疎則饑寒者吾安得而不恤之自祖宗積
德百餘年而始發于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
貴而不卹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于地下又
何顏入家廟乎于是俸祿之餘均給族人云

諭俗編

范文正公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於其里中買負郭常稔之
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羣族之人日有食歲
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一
人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初公之未貴顯也
嘗有志于是而力之未逮者二十年既而西
帥以至叅大政于是始有祿賜之入終其志
公既沒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存也

公雖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既沒之日身無
以爲殮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仁遺
其後而已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邊鄙功
名滿天下後世必有良史書之者可錄也獨
高其義因以遺其世云

錢公輔記

國朝陳恭愍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
充祀先凋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族人以公
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

以行義也戴而私之獨無愧乎况治命又嘗
俾勿廢人咸謂公有子

皇明世說新語

母以小嫌而疎至戚母以新怨而忘舊恩

許相卿

子孫有官守者反于家必湏謙遜見尊長當執
子弟禮不可以富貴加于父兄宗族若自高
自大矜已傲物者族長會族人聲罪切責之

王氏家訓

擇交

禮記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

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交友者最宜詳味

愚齋

晤言

泛交則多費多費則多營多營則多求多求則
多辱語不云乎以約失之者鮮矣當三復斯

言

長者言

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馨即與

之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必慎其所與處焉

家語

范敦夫曰與賢于己者處則自以為不足與不賢于己者處則自以為有餘自以為不足則日益自以為有餘則日損

蒙南鄉約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

易然而言必予贊過莫予警日相親好積尤悔于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疾藥石可以長年

西疇常言

士有爭友則身不離乎令名

孝經

曾見賢人君子而歸乃猶然故吾者其識趣可知矣

長者言

陳眉公曰朝廷大奸不可不攻朋友小過不可不容容大奸必亂天下攻小過則無全人

華舌

錄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刻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人交游可也

袁氏世範

古人之交也取多知其不貪奔北知其不怯聞

流言而不信故可終也

胡質

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爲益或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

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已之長攻人之短麤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爲直挾勝心而憤嫉圯俗敗羣爲志則雖日講時習亦無益矣

王文成公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麤疎或露才揚已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便懷鄙薄之念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王文成公

管仲嘗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

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
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我時有利
有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爲
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
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
之吾嘗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
不修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
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凡內修政事外

連諸侯桓公必質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
吾之言公乃行之夫鮑叔之于管仲不惟知
之又從而薦之不惟薦之又從而左右之交
游中感恩知已孰有過于仲者及仲寢疾桓
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
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爲人對曰
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
也雖然其爲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

身不忘不可以爲政鮑叔之待管仲如此管仲之待鮑叔如彼正所以護鮑叔之短而保鮑叔之令名也世人但解鮑叔之知管仲而不解管仲之尤知鮑叔是兩人者乃真相知也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宰相有隙至何且死所推賢惟參參聞之亦告人趣治行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悉遵何約束無所變更此二人者事雖與管鮑相反

而其相知實相類

狂夫之言

漢馬武爲蘇茂周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將軍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勢輕進馬將軍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乘其疲乃可克也已而果然鞠詠受知于王化基及王公知杭州詠擢第

知仁和縣公屬吏也將之任先以書及所作詩寄王公以謝平昔獎進今復爲吏得以文字相樂之意王公不答及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于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修吏幹矣其後王公入爲叅知政事首以詠薦人或問其故答曰鞠詠之才不患不奮所患者氣俊而驕我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嗟乎此二事爲人最徹知己最深悠悠道路

其誰解者

讀書鏡

吳有程普者頗以年長數凌侮周瑜瑜乃折節容下終不之較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

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

江表傳

李德裕貴盛時賓客不敢忤惟杜顛數諫正之及被謫李嘆曰門下愛我皆如杜我豈有今

日

譚資

宋韓億李若谷未第俱貧同途赴試京師共有

大壇一席一割分之每謁更爲僕李先登第授
許州長社縣主簿赴官自控妻驢韓爲負一
箱持至長社三十里李謂韓曰恐縣吏至篋
中止有錢六百以其半遺韓相持大哭而別
後韓亦登第仕皆至參政

交友觀

吳司空廷舉平生篤友誼見良士身下之在太
學兄事羅玘玘病痢會僕死公爲煮粥負之
如廁一晝夜十數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

曰玘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
也

賢奕編

荀巨伯遠看友人疾值胡賊攻郡友人語巨伯
曰吾今死矣子可去巨伯曰遠來相視子令
吾去敗義以求生豈荀巨伯所行耶賊旣至
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盡空汝何男子而敢
獨止巨伯曰友人有疾不敢委之寧以我身
代友人命賊相謂曰我輩無義之人而入有

義之國遂班軍而還一郡並獲全

世說新語

漢范式字巨卿與汝陽張劭爲友劭字元伯並遊太學後告歸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刻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信之審劭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醞酒至期果到升堂拜飲盡歡而去後元伯寢疾甚篤同郡劉元

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終嘆曰恨不見我死友子徵曰我與元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耶元伯曰二子吾生友山陽范巨卿死友也尋卒式忽夢見元伯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時葬永歸黃泉子未忘我豈能相及式寤泣下便服朋友之服探其墓日往赴之未及期而喪已發將窆而柩不前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耶遂停柩移時見素車白

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既至叩柩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與此別因執紼而引柩柩乃前式遂留止塚次爲修墳樹然後去

交友觀

程思廉與人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賻恤往返數百里不憚勞仍爲之經紀家事撫摩其子孫又好汲引人物或者以爲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復敢爲善矣

畢相錄

梁禋先生旣病語家人曰朋友中惟同年陳汝同可托孤子女梁病篤汝同往視之已不能言惟指以手左右具述其言汝同垂涕諾焉後梁氏凡居第嫁娶等事皆陳經紀之至冒謗毀始終如一

德慧錄

漢陳涉旣王其故人嘗與傭耕者叩宮門求見閹吏不肯爲通會涉出遮道而呼乃載歸後宮發舒自恣言涉故情涉怒殺之公孫弘起

家徒步爲丞相故人高賀詣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怒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慙賀告人曰公孫弘內服貂蟬外服麻衣內厨五鼎外膳一肴豈可以示天下于是朝廷疑其矯焉弘嘆曰寧逢惡賓莫逢故人宋向柳與顏竣友善及竣貴柳猶素情自許不推先之范劇戒柳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耶柳曰我

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及柳以事繫獄屢密請竣竟不助之柳遂伏法今人富貴忘久要困窮過責望遂使歲寒之盟隕越中路王公高誼削跡布衣斯亦末世友道之羞也

讀書日鏡

翟公爲廷尉旣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盃爲問門前客今朝幾箇

來蓋炎而附寒而棄從古然矣灌夫不負竇
嬰于擯棄之時任安不負衛青于衰落之日
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後山出境而見東坡宜
其足以馨千載之齒頰也

鶴林玉露

人有恒言霜降水涸涯涘乃見諺曰若不同床
臥安知被裏破蓋朋之合簪誰無情誼必要
其終然後見君子小人之用心昔東坡謫海
南故人巢谷年已七十三矣自蜀往唁之死

諸途予于此見君子交誼之真也伊川編管
涪州或諷其故人邢恕救之恕曰便斬程頤
萬段恕亦不救予于此見小人反覆之情也

東谷贅言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于縣邑其從者曰此嗇夫
者公之故人也公奚而不舍以待後車乎文
子曰不可我嘗好音矣此人遺我以鳴琴吾
嘗好佩矣此人遺我以玉環是嘗順吾過矣

求容于我者也今恐其以我復求容于人也
奚而可舍嗇夫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其

君

譚資

路遙知馬力事久識人心

明心寶鑑

施恩于未遇之先結交于貧窮之際人情常似

初相識到底終無怨恨心

明心寶鑑

顧司馬益卿云與其結新知不若敦舊好與其

施新恩不若還舊債

眉公秘笈

情不可過會不可數抑情以止慢疎會以增敬

終身守此然後故舊可保

陳白沙

絲其於此然好姑曹何新
刺白少
計不
齒會
不
可
事
其
計
以
上
身
賴
會
以
曾
游

勤學

今人姑息自恕不思進學乃謂過今日尚有明

日殊不知過一日無一日也可不懼哉
省約
三書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

師曠曰何不炳燭乎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

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

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乎平公曰善

哉
鶴林玉露

蜀諸葛亮誡子曰夫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躁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嘆窮慮將復何及

漢書

黃山谷云弟子諸病皆可醫惟俗不可醫余謂不然醫俗病者獨有書耳

讀書鏡

小兒輩不可以世事分讀書但當以讀書通世事

巖棲幽事

子弟擇師必須敦厚雅學習知禮教者厚其束脩不徒專尚文詞

孫簡肅公家訓

黃魯直云人生須輟生事之半養一佳士教子弟為十年之計乃有可望求得佳士既資其衣食溫飽又當尊敬之久而不勑乃可以盡君子之心而享其功每見士大夫家養客畧

與僕使同耳如此何緣得佳士執蔴必不能
爲粟也余觀縉紳之家養士多矣生前則桃
李無陰死後則蒺藜入室毋論子弟未得一
士之用而向之讒諂面諛者且悉轉爲下石
衷甲之人矣故座有佳賓家雖貧吾知其必
興門無國士族雖大吾知其必敗

讀書鏡

近世訓蒙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做責其檢束而
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

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
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
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
日趨下流是蓋驅之于惡而求其爲善也何
可得乎

王文成公

生子質敏才俊可憂勿喜便思豫加防檢陶習
謙晦沉厚性情禁絕浮誇傲誕者與之游處
庶可成遠大之器

孫公家訓

子弟性資拙鈍莫將舉業擔悞早令習練公私
百務大都教子只是要渠做好人不必定要
渠做好官如農桑本務商賈末業書畫醫卜
皆可食力資身人有常業則富不暇爲非貧
不至失節但皆不可不學以延讀書種子

孫公

家訓

凡子弟所當痛戒者不一而以不聽父兄師長
之言及昵比淫朋爲最若戒是二者自能尋

向上去餘皆不待戒矣

衡門錄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
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勸學文

諸書須求良友叅訂互攷大助性靈譬登山臨
水必須結伴與之嘲風弄月則得眺覽之趣
又如禪門闡教必須對叅與之更端發難則
得宗風之趣但求同方合志之徒墮筮和響
蘭芷含芳此是三界九埏之間第一極樂藝

彼羣居終日妙舞酣歌如鬧市狂人此復何益
小牕清紀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母陷于非辟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

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客座私祝

世人有慮子弟血氣未定而酒色博奕之事得以誘其失德破家則拘束之嚴其出入絕其交遊致其無所聞見樸野蠢鄙不近人情殊不知此非良策禁防一弛情竇頓開如火燎原不可撲滅况拘束既久無所用心私下密爲不肖事與外遊何異不若出入程以時候

遊接皆是端人其事之不肖者耳聞目見自
能識破或知愧而不爲卽漫爲之亦不至樸
野蠢鄙全爲小人所搖蕩矣

規家日益編

後生輩胸中落意氣兩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落

騷雅兩字則讀書定不深心

長者言

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濶遠踐履要

篤實能是四者可以言學矣

陳白沙

俗情濃醜處淡得下俗情勞擾處閒得下俗情

苦惱處耐得下俗情牽纏處斬得下方見學

識超越處也譽而喜毀而愠利則競害則撓

汨汨然終身役于物而不悟囿于俗而不能

自振猶號于人曰爲學吾恥之矣

耿楚侗

學止于誇多鬪靡不知性靈爲何物變化氣質

爲何事人欲日肆天理日消其不陷于禽獸

者幾希

陳白沙

變化氣質居常無可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

辱平時忿怒者到此能不忿怒憂惶失措者
能不憂惶失措便是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

王文成公

田鼠化爲鴛雀入大水爲蛤虫魚且有變化而
人至老不變何哉故善用功者月異而歲不
同時異而日不同

長者言

進取功名易變化氣質難痛湏加猛省莫負好

衣冠

蔡虛齋

程子云舉子程文此是一厄人過了此一厄當

理會學問

小廳清紀

王文成公寄諸用明書云得書知邇來學力之
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
不論也况吾平日所望于賢弟固有大于此
者不識亦嘗有意于此否聞階陽諸姪去歲
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竊以
爲不然不幸遂至于得志豈不誤却此生耶

凡後生美質湏令晦養深厚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况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爲其英華太露耳若不以吾言爲迂濶當自有進步處矣

教家類纂

王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考較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徒望爾輩但取青紫

榮身肥家如市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已也湏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我既往及時勉力母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麵雖賢者不免况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

小子識之

續自警編

王文成公曰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
程子曰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無非真學
無非道也而况于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
道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曰心苟忘之則雖
終身由之亦是俗事而况于舉業乎忘與不
忘之間不容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
忘者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

警語類抄

讀書不體貼向自家身心上做工夫雖讀盡古

今天下之書無益也

薛文清公

張子韶曰伊川云以富貴驕人固非美事以學
問驕人害亦不細此格言也予聞尹彥明從
學于伊川聞見日新謝顯道謂之曰公既有
所聞正如服烏頭苟無以制之則藥發而患
生矣顯道之言誠可爲淺露者之戒

自警編

學者讀書貴于能用若讀書而不能用則雖博

如書肆辯若懸河猶爲無益孔子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者也故孔光不識進退字張禹不識剛正字許敬宗不識忠孝字柳宗元不識節義字彼蓋一無所得所謂能讀而不能用者也與未嘗讀書者何以異哉郭登咏蠹魚詩曰瑣瑣如何也賦形雖無鱗甲有魚名元來全不知文意枉向書中過一生今之學者其殆蠹魚之類乎可慨已

新知錄

潘良貴字子賤有磨鏡帖行于世言讀書者將以治心養性如用藥以磨鏡也若積藥鏡上而不加磨治未必不反爲鏡累張禹孔光是已其大意如此世以爲名言子賤自號默成

居士

鶴林玉露

北魏王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益人神智先曰莫若書王荆公詩曰物變有萬殊心思纔一曲讀書謂耶夫着一能讀書之心橫

於胸中則錮滯有我其心已與古人天淵懸
隔矣何自而得其活法妙用哉呂東萊解尚
書云書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
盡寓其中觀書者不求其心之所在夫何益
然欲求古人心必先求吾心乃可見古人
之心此論最好真讀書之法也當時趙清獻
公之折荆公曰臯夔稷契何書可讀此亦忿
激求勝之辭未足以服荆公夫自文籍既生

以來便有書臯夔之前三墳亦書也伏羲所
畫之卦亦書也太公所稱黃帝顓帝之丹書
亦書也孟子所稱放勳曰亦書也豈得謂無
書哉特臯夔稷契之所以讀書者當必與荆
公不同耳當時答荆公之辭只當曰公若錮
於有我之私不能虛心觀理稽衆從人是乃
不能讀書也嗚呼荆公往矣後之君子窮而
講道明理達而撫世酬物謹無着一能讀書

之心橫在胸中也哉

鶴林玉露

凡看經書要取其有益于學而已則千經萬典
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
多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
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
障蔽而不自覺者矣

王文成公

人多是恥于問人假使今日問于人明日勝于
人有何不可蓋聚天下眾人之善者聖人也

此舜所以好問而孔子所以無常師也

敎家要畧

朱子曰人作差了事須省察悔悟以速改之不
可因循含糊若能省察悔悟以改之則後事
尚可寡過若不悔改則終身學不長而過失

愈多也

胡子粹言

漢魏照求入事郭泰供奉灑掃泰曰當精義講
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
素絲之質附近朱藍此語足砭俗學

鶴林玉露補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
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
者當作此觀

秘笈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
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

此觀

秘笈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

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

此觀

秘笈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酒一斗
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
椎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
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
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
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
伊川亦嘗言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讀書
者當作此觀

秘笈

范質自從仕未嘗釋卷曰嘗有異人言吾當大
用苟如是言無學術何以處之讀書者當作

此觀

秘笈

沈攸之晚好典冊常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
年讀書葉石林云後人但令不斷書種爲鄉

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讀書者當作

此觀

秘笈

蘇子美客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酒一斗
爲率密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
椎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
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于
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
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

不足多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秘笈

黃涪翁云擘書覆瓿裂史粘牕誰不惜之士厄窮途陷落冤穽聞者不憐遇者不顧聽其死生是賢紙上之字而仇腹中之文哀哉讀書者當作此觀

秘笈

趙季仁謂羅景綸曰某平生有三願一願識盡世間好人二願讀盡世間好書三願看盡世間好山水羅曰盡則安能但身到處莫放過

耳讀書者當作此觀

秘笈

倪文節公云松聲澗聲山禽聲夜蟲聲鶴聲琴聲棋子落聲雨滴堦聲雪灑牕聲煎茶聲皆聲之至清者也而讀書聲為最聞他人讀書聲已極喜更聞子弟讀書聲則喜不可勝言者矣又云天下之事利害常相半有全利而無少害者惟書不問貴賤貧富老少觀書一卷則有一卷之益觀書一日則有一日之益

故有全利無少害也讀書者當作此觀

秘笈

趙普性深沉剛毅果斷雖多刻忌而能以天下事爲己任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勸以讀書遂手不釋卷每歸私闔戶啟篋取書誦之竟日至次日臨政處決如流及卒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嘗謂帝曰臣有論語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後謚忠獻封韓王

歷朝正史

魯公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於座右毅然以

清操自勵

士範

孫榮僖公交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携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歸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於

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
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平生
言論恂恂誠慤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南雍
劄記

陳公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
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
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
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
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

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
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爲御史以母老乞終
養力供甘旨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
一蒼頭給薪水妻子服食粗糲皆人甚不堪
者公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
旨體驗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

詩文特土苴耳

吾學編

晉戴逵申三復贊曰嗜好深則天機淺名利集

則純白離

淡齋錄

呂正獻公嘗寫古詩一聯於屏風上以自警云

好衣不近節士體梁穀似怕腹中書

讀書錄

章文懿嘗言學者奉身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

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皇明寶善錄

張橫渠曰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

榮利為樂有味哉其言之也蓋君子學求為

已者也故憂樂超於所遇之外如此

新知錄

君子之學務求在已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

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

君子無入而不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

王陽

明

士君子不能陶鎔人畢竟學問中火力未透

長者

言

講道學者得其土直真可以治天下但不可專

立道學門戶使人望而畏焉嚴君平賣卜與

子言依于孝與臣言依于忠與弟言依于弟
雖終日譚學而無講學之名今之士大夫恐
不可不味此意也

長者言

閉門卽是深山讀書隨處淨土

長者言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此八字受用不盡

長者言

蘇東坡與弟書云凡文字少小時湏令氣象崢
嶸彩色絢爛漸老漸熟乃造平淡其實不是
平淡絢爛之極也汝但見父伯而今平淡只

學此樣何不取舊時應舉文字看高下抑揚
如龍蛇捉不住常當以此爲學趙德麟曰此
真一帖作文之秘學者宜深味之

程課錄

西山先生問傅公景仁以作文之法傳云長袖
善舞多財善賈子歸取古人書熟讀而精味
之則蔚乎其春容薰乎其蘭馥有日矣

世說
新語

董遇挾經書投閒習誦人從學者不强教之云
先讀百篇而義自見欒城云看書如服藥藥

多力自行

讀書鏡

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凡有缺壞就為補治亦士

君子百行中之一也

顏氏家訓

勉仕

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

王文成公

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

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人在仕

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

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

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于頽靡者

王文成公

天下國家當大培根本何以培之曰仁而已

薛文

清公

劉誠意基家居

高廟詢以天象悉如條答謂霜雪之後必有陽春

今國威已立宜稍濟以寬

誠意本傳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

政訓

莊子曰事親者不擇地而安之事君者不擇事

而安之此言甚正左傳曰思其終也思其復

也思其反也人每事慮終則必無悔吝之及

矣

薛文清公

聖祖微行斗門橋避雨一媪家媪奉一茶問兒子

何在曰上直軍也家何以生曰吾家蒙皇恩

月給米一石二斗能自活有頃飯熟媪又奉

一盂曰這人有福此皇家米也比其子還舍

識為天顏怖而逃

上還宮語羣臣曰昨見一媪知感朝廷恩養使士

大夫皆然安有不盡心者命兵部擢其子為

百戶 感應經解

書云木以繩直君以諫正抱朴子云迎斧鉞而

敢諫據鼎鑊而盡言此謂忠臣也 明心寶鑑

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須要溫柔敦厚如子

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誠荆公在

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豈可以事

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

身體 楊龜山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

之中此一二語其宰相臺諫之藥石哉 長者言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得罪於上官李

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

公南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 長者言

舍已從人方做得天下事 胡敬齋

人有恒言爲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
興利以造民福蓋除弊以解懸民心卽喜興
利便湏用民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生
怨故二者當有先後然非真知利弊之詳確
則是非混淆吾以爲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爲
害以爲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爲利或興除之
際未得其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
廣詢博訪取決賢知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

輿論之公故古人所謂合人情宜土俗而不
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澤及於民
矣

厲臯錄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

所暫快而賢智之所深慮

薛文清公

清心省事居官守身之要

薛文清公

無欲則所行自簡

薛文清公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

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之不得其所者多矣
以通下情為急

薛文清公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為

難不恃其清而操切陵轢人為尤難

小牕清紀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礪确以沽名
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
足損已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
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

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

張洪陽

正以立心廉以律已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

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薛文

清公

治獄有四要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

則能斷

薛文清公

如問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成生箇怒心不可
因他言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

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
已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傍人譖
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
王
成公

固不可假公法以報私讐亦不可假公法以報

私德 薛文清公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

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

不可以私害公 德慧錄

先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已戒之曰受恩多則

難以立朝最宜詳味 雪溪錄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意而遇事強
毅不為苟合初善王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
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雋諭意曰所
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

况朋友乎自守益確

灼艾集

賈文元公戒子孫文云古人重厚朴直乃能立
功立事享悠久之福士人所貴節行爲大軒
冕失之有時而復來節行失之終身不可得
矣縉紳以爲名言

政訓

贈言以名位期人不若以德業勉人

薛文清公

科第以致身而恃以爲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
道而據以媒利是盜資也

王文成公

蔡虛齋嘗題臥處曰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
德好命不好顏淵任窮天又曰善愛其身者
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
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際盛時操名器
徒就一己之私而已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
也

省身集要

萬士亨士和舉進士其父古齋公遺書曰願若
輩爲好人不願若輩爲好官

皇明書

李景讓之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則災及其身
雖婦人之言可為居官怠職之戒

薛文清公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

唐太宗御

製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
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
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
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

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顯張湯之殘刻武帝享

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

豫章粹言

余子俊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嘗語人曰大臣謀
國遇有大利害當以身任之慎勿養交市恩
為遠怨自全之地

名臣錄

唐郭子儀竭忠誠以事君故君心無所疑以厚

德不露圭角處小人故讒邪莫能害

薛文清公

富弼字彥國少有罵者如不聞人曰罵汝彥國

曰恐罵他人又曰呼姓名而罵豈罵他人彥
國曰天下豈無同姓名者乎告者大慙及爲
相嘗語子孫曰恐之一字衆妙之門睦族處
事尤爲先務若清儉之外更加一恐則何事
不便夫朝廷用人專論才德而獨于輔臣又
責以相度二字蓋相地道也婦道也地欲耐
物婦欲耐家不然佛氏所謂蝦蟆禪一跳卽
倒耳

讀書日鏡

李文靖公沆爲相沆正厚重無所革易嘗曰吾
爲相無他能惟不改朝廷法度用此以報國

耳

官箴

蕭何不與曹參相善及何病惠帝自臨視因問
曰君卽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如主
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

恨矣

漢書

秦檜嘗語王葆曰檜欲告老如何葆曰此事不

當問葆檜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
爾葆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讐擇可任國家之
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檜默然正
德初關中盛傳朝議欲起三原王端毅公秦
左史汝南強景明晟上詩曰八十耆翁一品
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奈
君前下拜難鷗鷺恐疑威鳳起風雲長護老
龍蟠三公事業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遠看王

公得詩大悅夫大臣去就出處上係社稷安
危下係士林瞻表故薦得數輩賢才乃可弛
乾坤之負擔養得百年名節方能傲風月之
全身讀書鏡

謝諫議泌最知人平生薦不過數人皆至宰相
每發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
下得一人矣德慧錄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

獨不爲縣令所禮乃天台范理也文定深重之卽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左布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宰相爲朝廷用人非私於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

畜德錄

司馬溫公薦劉元城充館職因謂元城曰知所以相薦否元城曰某獲從公遊舊矣公曰非也某居閒足下時節問訊不絕某位政府足下獨無一書此某之所以相薦也

尚論編

張忠定公有清鑒善臧否人物凡所薦辟皆方正恬退之士嘗曰彼奔競者將自得之何假

吾舉

灼艾集

王忠肅翔掌銓衡子子持公道進退人才必察其實抑僥倖杜請託於恩佚一不介意曰吏部豈報恩復佚之地耶

忠肅行狀

劉忠肅公摯論人才大槩曰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

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
變此小人終不可用

自警編

虞謙爲大理卿讞獄每加詳慎必得其平嘗謂
人曰彼無憾我我無憾矣

莎溪集

新安錢淡成若水爲同州理有富民逸其女奴
父母訴於州誣富民父子殺而滅其屍錄事
以宿憾因抵以死獄上公獨疑之錄事怒以
納賄誑之公笑曰當坐者數人安得不少留

熟察耶密訪得女送於知州知州出示其父
母父母喜曰是也相持而泣富民父子因得
釋泣謝活命恩知州曰此推府賜也因詣公
謝閉門拒曰知州自得之我何與焉不得入
乃逶垣而哭傾貲飯僧以爲公壽有欲爲公
上聞者公不可曰獄事不寃職耳上聞置錄
事何地乎然卒以此顯

德政錄

薛文清公瑄擢爲大理左少卿時中貴王振當

權聞公名以同鄉故雅欲見之或邀拜其門
公曰安有受爵公朝而拜恩私門耶後遇諸
途公違衆不下禮振滋不悅會有民病死三
年其妾欲出嫁妻不聽遂誣妻魘魅夫死獄
具公辨其寃都御史王文希振意誣公出入
人罪繫獄處以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寃
獲咎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廢至覆奏
將決家人祈代死得免放歸田里

名臣言行錄

陳洎爲開封府功曹時章獻太后臨朝族人杖
殺一卒洎當驗屍太后遣中使十數輩諭旨
吏惶懼欲以病死聞洎獨正色曰彼實寃死
待我而伸奈何懼罪而驗不以實乎爾曹勿
預吾當任咎乃自爲牘以白府尹程琳琳喜
曰官人用心如此前程非琳所及亟索馬入
奏雖大忤旨而公論歸之旣而太后原其族
人洎亦不及罪歷官臺省終于三司副使

爲善

陰騭

四川譚啟以查盤使者按晉陵時先都水公爲
令譚貪婪異常每縣索例金五百吏訪之各
縣以白公公曰吾索之家則家不能給索之
官柰何以民膏血博一御史權耶竟弗與譚
遂憾公而陰拘庫吏王三綱酷訊之使誣公
賊王幾死張目呼曰令止飲武進一口水奈
何誣之寧死吏毋死數萬生靈心遂斃於杖

下譚啟乃羅織他事劾奏公時耿楚侗以督
學使者至首列公善狀亟白之而御史陳公
廷芝張公啟元亦交章言譚啟所論非是廷
議直之會士民張學等數百餘人伏闕上書
譚啟以舉劾不當落職州判而公事遂白

玉露補

鶴林

韓韶字仲黃潁川舞陽人也爲羸長賊聞其賢
相戒不入羸境餘縣多被寇盜廢耕桑其流

入縣界求索衣糧者甚衆韶憫其饑困乃開倉賑之所廩贍萬餘戶王者爭謂不可韶曰長活溝壑之人而以此仇罪含笑入地矣太守素知韶名德竟無所坐以病卒于官同郡李膺陳寔杜密荀淑等爲立碑頌焉爲善陰鳴

歲大饑徹里帖木兒議賑之其屬以爲必縣上府府上省然後以聞帖木兒慨然曰民饑死者已衆乃欲拘以常格耶往復累月民存無

幾矣此蓋有司畏罪欲歸怨于朝廷吾不爲也大發倉廩賑之乃請專擅之罪文宗聞而悅之德慧錄

鄒志完浩爲諫官以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田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然官京師遇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又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尺竿

頭更進之力

自警編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材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

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伸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

大臣

讀書鏡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
巖邑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
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
雖然天德王道之要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
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
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議論平
平爾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
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綠雪亭雜言

畢文簡公士安端方沉雅有清識所至以嚴正
稱然性謙退嘗謂人曰僕仕官無赫赫之譽
但力自規檢庶幾寡過耳

灼艾集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
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
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
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
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喫

鶴林玉露

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惟儉
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
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麤
糲每退自公布衣短褐率以爲常自少至老
自小官至達官始終如一

古今藥石

熊恭簡公平生清節一介不取其巡撫雲南平
蠻公宴之日乃受金花彩段或者疑焉次年
公還京召有司領金花彩段貯庫始知公不

肯以清病人也不然當日公不受誰敢受此
與張乖崖納侍女之事頗相類

東谷贅言

楊震遷東萊太守道過昌邑故所舉荊州茂才
王密爲令謁見懷金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
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
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漢史

楊伯起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嘗蔬食步行故
舊長者或勸之開產業公不肯曰使後世爲

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

碩輔寶鑑

漢太子太傅疏廣乞骸骨歸鄉里天子賜金二十斤太子贈以五十斤廣日令家具設酒食請宗族故舊賓客相與娛樂金費且盡或勸廣買田宅以遺子孫者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顧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溫公家範

胡威父質父子清謹武帝謂威曰卿孰與父清對曰臣不如也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帝以威言直而婉謙而順

來清堂

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在北門九日讌諸曹有詩曰莫嫌老圃秋容淡爲愛黃花晚節香李彥平深敬此語嘗大書於壁以爲

晚節之規

自警言編

昔諸葛孔明爲相惟成都八百桑唐元載爲相

及其敗也籍其家胡椒八百斛嗚呼夫人以
百年之身天假以年不過八十九十姑以八
十爲率計其得志不過三四十年而已豈有
三四十年之間能食胡椒八百斛之理亦愚
矣哉自古居相位者何嘗死於饑寒而嘗死
於財貨可笑也

讀書鏡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
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

就耶內翰賈公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
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黷
以鄙文冠天下而謝于公公不問而獨問生
事豈以黷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
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今賈居名
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官則又不
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皆爲
廩祿所拘管耳賈爲之歎服唐王起別歷省

寺三任節鎮而昧于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
有耆年寒餒至於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
曰祿仕之士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稍
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
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
儉以足用乎嗚呼若認作求田問舍則前語
醍醐番成毒藥

讀書鏡

今人初釋褐作吏虛憍恃氣自負清廉動與上

官齟齬此與孔氏之訓違孔子曰居下位而

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又往往以後進

凌先進齟齬一二死灰之鄉紳以自鳴其猛

此與孟氏之訓違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

于巨室夫諧媚纖趨醜行也而事上亦自有

禮搏擊豪強美名也而處同袍亦自有體矜

奮之士習氣用事最易蹈之後悔何及

沈氏
弋說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

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堂廡箴銘

宋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快快不事事韓魏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耶吁魏公之言真宰相之言也然則近臣出補不以民事爲心者豈

非公之罪人乎

鶴林玉露補

昔人有欲之官而惡其地之瘴者或釋之曰瘴之爲害不特地也仕亦有瘴也急催暴劍剝下奉上此租賦之瘴深文以逞良惡不白此刑獄之瘴侵牟民利以實私儲此貨財之瘴攻金攻木崇飾車服此工役之瘴盛選妾姬以娛聲色此帷簿之瘴也有一于此無問遠邇民怨神怒無疾者必有疾而有疾者必死

也昔元城劉先生處瘴而神觀愈強是知地
之瘴者未必能死人而能死人者常在乎仕
瘴也慮彼而不慮此不亦左乎此可爲授官
憚遠避難者之戒

讀書鏡

唐相李義甫專橫侍御史王義方欲奏彈之先
白其母曰義方爲御史視奸臣不糾則不忠
糾之則身危而憂及於親爲不孝二者不能
自決奈何母曰昔王陵之母殺身以成子之

名汝能盡忠以事君吾死不恨也

溫公家範

楊氏者項城縣令李侃妻李希烈陷汴州攻項
城急侃不知所爲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
守力盡則死憤憤乃爾將誰與守侃曰奈兵
微財盡何楊氏曰如不守縣且爲賊有倉廩
府庫皆其財百姓皆其戰士國家何賴焉亟
召吏民於庭而親撫曰縣令誠爾王雖然歲
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宗族墳墓在宜相與

死守恐爲賊得耶衆皆泣許乃徇曰以瓦石
中賊者與千錢以刀矢中賊者與萬錢得數
百人侃率以乘城楊氏親爨以食之無少長
必均侃手中飛箭馳歸楊氏責曰君還人誰
與守卽死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遂忍痛登
城衆爲感奮善射者一發中其帥墮馬死蓋
希烈壻也賊失勢遂散走項城得全刺史上
侃功獲陞賞楊之力也夫婦人女子奉父母

舅姑和姊姒慈卑幼而能不失其貞賢矣辨
行陳明攻守智勇俱備之大臣能有幾矧婦
人哉若楊者真可謂女中丈夫矣

卓吾勸懲錄

宋趙昂發爲池州通判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
守計及元兵至昂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
城將破我守臣不可去汝先出妻曰君爲命
官我爲命婦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
乎昂發笑曰此豈汝所能耶雍請先死昂發

卽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
節義成雙雍氏遂與夫同縊從容堂

節義傳

盛吉字君達爲廷尉決獄無冤滯每至冬罪囚
當斷其妻執燭吉持丹筆夫妻相對垂泣妻
語吉曰君爲天下執法不可使人濫罪殃及

子孫視事十二年天下稱其平恕

德慧錄

唐中書令崔元暉初爲庫部員外郎母盧氏戒
之曰吾聞辛亥馭云兒子從宦者貧乏不能

自給此是好消息若財貨充足衣馬輕肥此
是惡消息吾常重其言比見仕宦者多以金
帛獻遺父母父母但知忻悅不問金帛所從
來若以非道得之此乃爲盜而未發者安得
不憂而更喜乎汝今坐食俸祿苟不能忠清
何以戴天履地吾雖食不下咽也元暉卒以

廉謹著名

敎家類纂

李審諸爲御史臺中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

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
錢答曰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
錢因責審諸他御史皆有慙色李母以一婦
人乃能如是足爲世法

鶴林玉露補

司馬溫公爲西京留臺每出前驅不過三節後
官宮祠乘馬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
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
曰某惟求人不識耳國朝史良佐南京人爲

御史巡西城而家住東城每出入怒其里人
不爲起一日執數輩送東城御史御史詰之
其居首者對曰民等總被倪尚書悞却曰倪
尚書何如曰尚書亦南京人其在兵部時每
肩輿過里門衆或走匿輒使人諭止曰與爾
曹同鄉里吾不能過里門下車乃勞爾曹起
耶民等愚意史公猶倪公是以無避不虞其
怒也御史內善其言悉解遣之倪尚書謂文

教也大抵居朝廷則爲公卿歸則原是鄉里
中一措大耳特以冠服裝成貴態不知其故
吾猶在也乃簇擁童僕呵叱父老聞倪文毅
司馬溫公之風得無汗顏乎

讀書鏡

歐陽文公玄歸于鄉省墓交謁公應接紛紛一
日令勒馬入隘巷問某人家訪之乃治履者
所居左右驚問公以其人亦嘗謁見故答其
意耳江西甘矮梅先生通五經四方從學者

甚衆一日其徒有行臺御史者謁先生于家
先生款語久之求退先生曰能少留蔬食否
及設饌惟葱湯麥飯而已先生曰御史豈啖
此者第老夫易辦耳口占一詩畀之二云葱湯
麥飯煖丹田麥飯葱湯也可憐試向城樓高
處望人家幾處未炊烟先生之意深矣前輩
重風誼而忘貴賤如此吁今亡已夫

讀書鏡

韓魏公每戒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

以求之徒喪所守慎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已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公之自守如此

自警言編

羅文莊歸養仲子乞書謁選冀得南缺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不真生平訓汝謂何乃有是言竟不許

世說新語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

年遣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紫姑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擊水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僞行險而鬼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鶴林玉露補

士之出處當安于義命許魯齋曰世間巧拙俱

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此言宜念

薛文清公

張乖厓自成都召還華山寄陳搏詩云世人大
抵重官榮見我西歸夾路迎應被華山高士
笑天真喪盡得浮名

侯鯖錄

宋璟治廣廣人爲立遺愛頌璟上言頌所以傳
德載功也臣之治不足紀廣人以臣當國故
爲溢辭徒成諂諛耳今欲釐正之請自臣始

譚資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爲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

詩於壁間者其辭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
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
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
湏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鶴林玉露

劉忠宣公預作壽藏於東山之陽記曰予嘗見
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
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於其墓作史者或

憑而採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
前後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
後人私所親謬言以悞名筆縱可欺人獨不
自愧於地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
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他日其詞雖俚
其事則核予心安焉

省身集要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于請把持
而撓特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復
暴恣而貽人怨每見見任官多稱鄉官之豪
橫而鄉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皆不怨也

吁可戒哉

省躬長語

後

和而外姑介保其時

貴而漸亦不修其具其由也久不其於不其於

人惡其具其由也久不其於不其於



書